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 毒品犯罪现状、原因与对策

刘婷 著

The 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rug Crime in the Borderland
of Yunnan Province,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 毒品犯罪现状、原因与对策

刘婷 著

The 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rug Crime in the Borderland
of Yunnan Province,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现状、原因与对策 / 刘婷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161 - 8483 - 7

I. ①云… II. ①刘… III. ①民族地区—毒品—刑事犯罪—研究—
云南省 IV. ①D927. 744. 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612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 75
插 页 2
字 数 216 千字
定 价 45.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云南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1)
二 研究对象和调查路线	(3)
三 研究方法和内容	(6)
第二章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概况	(11)
一 人文地理环境	(11)
二 自然地理环境	(18)
三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19)
小结	(22)
第三章 云南毒品问题及其治理的历史与现状	(23)
一 毒品问题的由来及其历史轨迹	(23)
二 毒品问题的现实状况及其特点	(28)
三 毒品问题的治理与主要成效	(34)
第四章 云南毒品犯罪基本特征和主要危害	(44)
一 毒品犯罪的基本特征	(44)
二 非传统安全视野下的云南毒品犯罪的危害	(57)
第五章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的成因分析	(68)
一 境外毒源的侵袭渗透	(68)

二	高额暴利的毒品经济的驱动	(82)
三	经济发展滞后的影响	(89)
四	边境开放的负面效应	(106)
五	社会文化的潜在作用	(119)
六	总结	(129)
第六章	治理云南毒品犯罪的对策建议	(132)
一	利用跨境民族文化互动,做好毒源地禁毒工作	(132)
二	加快边疆经济发展,解决以就业为重点的民生问题	(141)
三	鼓励民间禁毒,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防控网络	(149)
四	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推行宗教禁毒	(163)
五	禁毒预防宣传教育本土化、民族化	(171)
六	关于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对策的思考	(177)
参考文献		(189)
附录	云南省禁毒条例	(194)

第一章

导 言

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 研究背景

毒品，被公认为“白色瘟疫”，常常与艾滋病、暴力恐怖活动纠缠在一起，严重威胁国家与地区安全，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据联合国统计，毒品贩运已涉及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每年毒品交易额达 8000 亿美元以上，相当于世界贸易额的 13%；吸毒者的数量在全球范围内以每年 3%—4% 的速度增长。全球共有吸毒人员 1.55 亿—2.50 亿人，占全球 15—64 岁人口总数的 3.5%—5.7%，全球每年因滥用毒品致死的人数高达 20 万，毒品和战争一起被列为危及人类生存的两大杀手。

我国四面遭受毒品的包围：南有“金三角”，西有“金新月”，北部又有来自朝鲜、俄罗斯毒品的渗透，东面有中国台湾等地毒贩的进攻。受国际毒潮泛滥的影响，在我国已经绝迹近三十年的毒品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死灰复燃；80 年代末，主要是过境贩毒，危害在局部地区；90 年代以来，过境贩毒与国内消费并存，并在大部分地区发展蔓延；目前，我国过境贩毒问题依然存在，国内消费，制贩毒品以及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等问题都非常突出，有的地区毒品泛滥成灾。据《2011 年中国禁毒报告》显示：2010 年，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8.9 万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10.1 万名，同比分别上升 14.5% 和 10.8%，缴获海洛因 5.3 吨、鸦片 1 吨、冰毒及片剂 9.9 吨、氯胺酮 4.9 吨、大麻 3.2 吨，毒品形势严峻。

云南位于我国西南边陲,与世界毒源地“金三角”地区毗邻,地处国际毒品走私路线“金三角”—云南—广东—香港—欧美国家的上游,是境外毒品入境的最大入口处,大多数海洛因都是由境外通过云南进入中国内地,因此,云南是全国受毒品危害最早、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每年查破毒品案件数和抓获的毒品犯罪嫌疑人上万名,稳居全国第一,缴获的毒品总量超过10吨。到云南贩毒的案犯和毒品流向已涉及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尤以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甘肃、宁夏、新疆等为甚,当地有人称“毒品兴隆通四海,罂粟茂盛达三江”,昔日著名的“茶马古道”成为了“海洛因走廊”。云南不仅是贩毒的国际国内大通道,而且也是毒品的消费市场,2010年在册吸毒人员达9万多。云南1999年被公安部列为毒品问题重点整治省份之一。2004年又被列为全国禁毒西南战场的主战场,同年公安部在云南省确定5个禁毒重点:3条贩毒通道(缅甸佤邦—孟连—昆明、缅甸木姐—瑞丽—昆明、缅甸果敢—镇康—昆明)和2个毒品集散地(昆明、大理)。2005年云南省委、省政府明确德宏州、临沧市、思茅市、昆明市、大理市为5个毒品重点整治地区。特殊的地理区位,把云南推向禁毒斗争的前沿。

(二) 研究意义

毒品不仅危害人身健康,引发各种严重的疾病和传染病,也破坏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毒品还引发其他的刑事案件,破坏社会治安,影响社会稳定。毒品问题是和诸多其他社会问题搅在一起的,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一种话语实践是为诸多非话语实践和机制所支撑的。毒品问题与贫困问题、艾滋病问题、民族问题、犯罪问题、国家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成为影响当代云南边疆稳定的热点问题,破坏了边疆稳定、社会安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禁毒直接涉及我国的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经济建设。2008年6月,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领导同志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禁毒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云南省的毒品犯罪形势是全国毒品犯罪的一个晴雨表,作为全国禁毒斗争的最前沿和主战场,云南禁毒成效如何,不仅关系到全省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还直接关系到国家禁毒总目标的实现和祖国西南边疆的安宁,甚至关系到我国在东

南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和战略存在。“边境安，则国家安”，国家的许多灾难和战乱都是从边疆、边境开始的。因此本研究对保持边疆稳定与和谐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研究对象和调查路线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书主要是研究“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这一现象。但是该如何正确理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毒品犯罪”这些核心概念呢？本书在此明确进行界定。

1.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

在我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边疆”之“边”既有边缘、边界之意也有边远之意，“疆”指被划定的某个区域，国家形成后则指国家管辖的土地，即所谓的疆域。从字面上看，“边疆”一词所指的是国家领土或版图上的边缘性的部分，是国家一个特殊的区域。然而，边疆概念的具体内涵却远远超出字面上的意思，边疆往往和边境、民族、落后联系在一起。（1）边疆与边境。边疆是国家版图上的一个特定区域，是主权国家领土中的一个边缘性的部分，是邻近国家边界的区域。我国地处亚洲的东部和太平洋西岸，2万多公里的陆地国界线，分别与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14个周边邻国接壤，境内则依次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9个沿边省（自治区）。从现行的行政区域来看，我国与边界相邻的区域涉及县、市、省三个层次，相应地，也就有了不同意义的边疆：边境县，这是狭义的边疆；边境市、自治州，是中观意义的边疆；边疆省、自治区等，是广义的边疆。如今在谈到有关边疆的话语中，广义的边疆被淡化，更多的是指中观意义上甚至是指狭义的边疆。广义的云南边疆地区指的是云南全省，本书所涉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是从中观层面来理解，指的是指云南边境地区，具体来说囊括了云南边境的8个州市所辖的25个边境县。（2）边疆与民族。多民族国家中普遍存在少数民族或非主体民族分布聚居于边疆地区的特点。我国是

个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与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在我国广大边疆地区特别是漫长的西部边境沿线地带，历来以少数民族分布为主。因此，不管是在政治话语还是学术话语中，边疆与民族、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常常是紧密结合在一起，“边疆民族地区”已经成为主导性的概念和话语。在单独说到“边疆地区”或“民族地区”时，其实际内涵也是“边疆民族地区”，边疆的概念被逐步地消解、消融，最终融入民族的概念中。单纯的边疆概念渐渐淡出，往往用“边疆民族地区”指代边疆。(3) 边疆与落后。“边疆”不仅仅是一个纯地理的概念，而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包含了地理、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的意义。换言之，“边疆”不仅具有地处国家边缘地带的特点，同时更多的是具有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特点，边疆和中心之间不仅在地理上具有一定的距离感，而且在发展水平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具有不均衡性。例如，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建、广东和东北三省虽在地理上处于边缘，但因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赶上甚或超过中心而并不被看作边疆，而不发达的西部省区云南、新疆、西藏则是典型的边疆地区，既具有地理边缘性又具有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特点，所以在很多时候“边疆”成为“落后”“封闭”的代名词。

2. 毒品犯罪

“毒品”作为一个社会用语，内容十分丰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地区是不尽相同的。我国《刑法》第357条和《禁毒法》第2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管制的其他能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毒品种类很多，层出不穷，依据不同的标准，毒品的分类方法不同。根据毒品的药理性质可分为麻醉药品（鸦片类、大麻类、可卡因类）和精神药品（苯丙胺类）；按照来源划分为天然类、人工和半人工合成类；按照对人体毒害分为硬性毒品和软性毒品（大麻）。云南毒品主要是传统鸦片类毒品（鸦片和海洛因）和后来新出现的化学合成类毒品，也叫新型毒品（冰毒）。

在有的话语中，毒品问题、吸毒、贩毒、毒品犯罪、毒品违法行为往往是混淆在一起使用，很笼统，指代不明。毒品问题所包含的内容最广，从禁毒工作的角度来看，毒品问题主要包括吸毒问题、种植毒品原

植物的问题、生产制造毒品的问题、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的问题等四个方面。毒品犯罪则只是整个毒品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所谓毒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毒品管制法规,从事与毒品有关的危害社会治安和公民身心健康活动,依法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按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涉及毒品的相关罪名有14个,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四种:1. 经营牟利型毒品犯罪(具体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非法买卖、运输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等);2. 持有型毒品犯罪(具体指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3. 妨害司法机关禁毒活动的犯罪(具体指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4. 帮助消费毒品的犯罪(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非法提供精神药品、麻醉药品罪等)。其中以走私运输毒品为主的经营牟利型毒品犯罪是整个毒品犯罪中社会危害性最为严重的一种类型,也是发案率最高、案件数量最多的一种。本书研究的毒品犯罪,主要指的就是贩运毒品活动。

(二) 调查路线

课题组选择了滇西的临沧市、德宏州和滇南的版纳州、思茅市作为调查的初级样本,然后又在这4州(市)中分别选择2个县作为次级调查样本,最后形成临沧市(镇康县、永德县)、德宏州(瑞丽市、陇川县)、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海县)、思茅市^①(孟连、澜沧县)等4州(市)8县作为调查的重点。之所以选择4州(市)8县作为调查重点,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些地区地处边境,与缅甸、老挝相连,不管是历史和现实它们都是云南毒品问题重点地区、热点地区,同时因其经济、文化、民族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对于探索研究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乃至我国西部地区的毒品犯罪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① 思茅市于2007年已更名为普洱市,但为了保证研究内容上下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本报告仍沿用原来的称谓。诸如此不再赘述。

由于调查地点距昆明路途遥远,分布零散,所以分三次才完成调研。三次调研路线基本是按照公安部在云南确定的三条毒品通道进行:缅甸佤邦经云南孟连县到昆明的陆路运毒通道、缅甸木姐经云南瑞丽市到昆明、缅甸果敢经云南镇康县到昆明。第一次调研路线是:昆明—墨江县—思茅市—澜沧县—孟连县—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沿途得到墨江禁毒大队、思茅市禁毒支队、思茅市戒毒所、澜沧县公安局、澜沧县戒毒所、孟连县禁毒大队等多家单位的支持,同时还参观民间禁毒人士李继东的重生厂,甚至还把调查延伸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第二次调研路线:昆明—思茅—版纳州景洪—勐腊—勐海。沿途得到了版纳州公安局、勐腊县禁毒大队、勐海县禁毒大队的帮助。第三次调研历时最长,调查地点最多,从昆明出发到达德宏州芒市、瑞丽、陇川,然后又从德宏州芒市直接到临沧市镇康县、永德县。沿途得到缉毒先锋站—木康边防检查站、德宏州禁毒支队、德宏州禁毒防艾办公室和瑞丽、陇川、镇康、永德禁毒大队的鼎力支持。在调查实施中,主要到当地公安局(缉毒大队)、边防检查站、戒毒所、监狱、村寨等地,通过访谈、参与观察、问卷等多种灵活的方式展开调研。此外,课题组还到云南省第二监狱对毒犯展开调研。多年来我国对毒品问题回避,不谈论不报道不公开。由于我国对于犯罪率等有关统计数字历来实行保密制度,使得学术界难以及时地、直接地感受到研究客体的变化,并作出快速、敏感的反应。只有当犯罪势头或新的犯罪形态已受到司法控制之后,学术界才得以了解客观情势,受诸如此类因素的限制,在调查过程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影响了整个研究的进程。

三 研究方法和内容

(一)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学界关于中国毒品问题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抽象的思路、原则、政策建议较多,而缺少实证资料的支持(即使有经验资料的论证,基本上也是描述性的)。本书主要从人类学的基本理念出发,从三个方面对人类学视野中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问题展开探索性研究。

1. 整体性视野

社会整体性主要来自人类学话语中的全貌论和整合论,一方面,“所谓全貌观就是从社会的、文化的角度和生物的、生理的两个角度分析问题,既关注现时的问题,也关照历史的因素。总之,把人类及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当做一个整体来研究”^①。另一方面,“对人类学家而言,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整合论强调从社会整体(社会及自然环境)看待事物,要把它放在自然和社会的环境加以考察。这样才能达到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更要看到事物的内在联系”^②。基于此,人类学话语中的全貌论和整合论赋予了一种整体性的观察视角,在此种视角下,云南边疆毒品犯罪问题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整体性:从成因上看,云南边疆毒品犯罪并非个体性的经济问题或是道德问题,而是有着一定历史原因,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在民族地区的展开而出现的各方压力造成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从危害看,毒品犯罪所导致的后果也不只涉及本人及家庭,更多地圈及村寨、乡镇、州县、省市乃至更为广泛的区域,所形成的伤害性影响已经涉及当地人的经济生活、婚恋生活、文化生活等更为广泛的领域。因此,无论是制定宏观上的对策纲领,还是微观上的策略执行,都应该将其整体性纳入考虑的范畴之内,即应当从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个方面来制定相关的措施。

2. 相对性视野

毒品犯罪从成因上是比较复杂的,每个犯罪主体均有着动因上的自我性,不能通盘而论,对此,具体问题具体理解的相对性视野是应当持有的。在人类学的观念中,“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并不意味着放弃批评而赞成或接受某一特殊人群的所思所为,而是意味着将文化行为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③。若是在相对论的视野中来考察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毒品犯罪行为,就应当在确定了此种行为的危害性和违法性的前提之后,来细致讨论“边疆民族地区”这一环境在本

①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地人毒品犯罪问题中的含义。确实,边疆民族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生活生产水平、国家现代教育意识、文化丰富程度成为该地区部分人群毒品犯罪行为的分析话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然地理条件先天不足使得物质生产生活相对困乏,加之自身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虚弱化表现,导致了当地群众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的严重崩溃,而国家现代教育还未全面深入地普及人心,这样几个层面上的缺失最终形成了生产生活方式和信仰价值观念的真空,若用他们的话语来表述,便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也是为了生活”作为其群体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动因,也是其与那些大毒枭团伙的主要区别。对于这样的犯罪群体,尽量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其目的在于如何通过更为有效的方式来遏制其犯罪行为的发生,而由于整体生活文化体系的真空现象所引致的毒品犯罪防治也应当着手从生活文化体系的再建构开始。对此,已有研究者提出,应发掘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丰富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用先进的文化去填补农村文化生活贫乏的空白。将民族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引入禁毒工作中,拓宽禁毒的方式和渠道。毋庸置疑,这样的方式极有可能是站立在犯罪人群自身固有文化和观念基石上的有效性方式,毕竟,要驱除非正常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毒品犯罪,要依赖于原本正常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回归和复兴,自身传统文化体系和信仰观念的重构应当成为惩治和消灭毒品犯罪的先锋,毕竟,来自心灵的认知总是最为清晰和彻底的。

3. 田野工作视角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所谓田野工作,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一部分毒品犯罪行为是以村寨为单位,而人类学的社区和个案研究方法为此种路径的毒品犯罪研究提供方法支持和参考。总之,社区研究和个案研究分别指向的是群体和个体,但二者均属于微观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通过社区调查和个案研究展开的毒品犯罪研究,或要求研究者要在某个“背毒村”进行一定时限的田野工作,或要求深入监狱和戒毒场所与本地犯罪人员展开面对面的个别访谈,对犯罪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历史展开较为全面的资料收集。社区调查和个案研究的最大价

值在于：从“点”的层面上为该课题提供两种相互联系、彼此支持的工具方法，最终所形成的研究文本应当体现出“质”的特点，是一种建立在定量基础之上的定性研究。也就是说，经由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视野所呈现的毒品犯罪研究既注重对犯罪数据的分析，也强调对隐藏于表面数据之下的包含了个人人格、社会救济、社会文化、信仰观念等因素的解读。这种解读一方面来自研究者实地调查的观察和记录、感受与理解，另一方面则来自毒品犯罪主体的叙述，只有拥有来自各个层面的话语支持，研究才有可能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立体性，才有可能具备一定深度的穿透力。

（二）研究内容

毒品犯罪具有全球性，由于特殊的区位和文化特征，使得云南毒品问题在具有“转型期”时代共性的同时，也展现出“边疆民族地区”的地域性特征。把毒品犯罪放在边疆民族地区这一广大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一方面是旨在强调突出地理位置的边缘性、人文的民族性和经济发展的落后性与毒品犯罪的相关性，凸显中心—边缘、强势—弱势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遵照“人在情景中”的理念，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毒品犯罪的原因，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提出遏制和减少毒品犯罪的对策提供一个背景支持。本书按照现状—原因—对策分为三大部分，共有六章。第一章是导言，简述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对象和内容以及研究方法和调查路线等。第二章是从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三个方面介绍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这是认识和研究毒品犯罪的背景材料。第三章全面介绍云南毒品问题及其治理的历史与现状，涉及吸毒、种毒、贩毒等活动特点及其治理措施。第四章用丰富的数据和案例分析云南边疆毒品犯罪的特征和危害。第五章对毒品犯罪的主要因素进行全面分析。从地理原因来看，境外毒源地“金三角”的毒品渗透是云南毒品犯罪的“源”头；历史上长期形成的鸦片亚文化是培育毒品犯罪的温床；而高额利润的毒品经济是犯罪的最大诱因；边疆经济落后，群众就业不足则是毒品犯罪的社会原因；边境开放带来的人口流动性增强，边境“有边难防”的格局为犯罪提供机会。第六章是在批判和借鉴国际禁毒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云南“边疆”“民族”的实际，提

出遏制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的对策。一是利用跨境民族将禁毒工作做到境外，二是加强边疆经济发展，解决以就业为重点的民生问题，三是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防控网络，成立社区反毒联合体推进无毒社区的建设，四是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宗教禁毒，五是将禁毒宣传教育本土化、民族化。

第二章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概况

一 人文地理环境

(一) 区位与周边邻国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东、北面分别与广西、贵州、四川、西藏四省区相接，西、南方向依次与东南亚的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边境线全长4060公里，约占我国陆上边界线的18%。云南共有16个州（市）129个县市，其中有8个州（市）56个县（市）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边境地区总面积达16.96万平方公里；而直接位于边境沿线地带的就达25个县市（其中有11个县与邻国隔江相望），与缅、老、越三国的6个省邦32个县市接壤，俗称边境一线地区，面积达9.2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23.5%；人口654.86万人^①，占全省的14.33%。25个边境县市中，有18个县市分布在中缅边境线、2个与老挝接壤、7个县市与越南接壤。当中，有2个县是一县接两国：版纳州的勐腊县与缅甸、老挝接壤，思茅的江城县同时与老挝、越南接壤（见表2-1）。

表 2-1 云南 25 个边境县市分布情况

毗邻国家		云南边境县市	数目
缅甸	中缅边界上段	怒江州（福贡县、兰坪县、贡山县）	3
	中缅边境中段	保山市（腾冲、龙陵）、德宏州（潞西市、瑞丽市、陇川、盈江）	6

^① 《云南统计年鉴》（2010），云南人民电子音像出版社2010年版，第576页。